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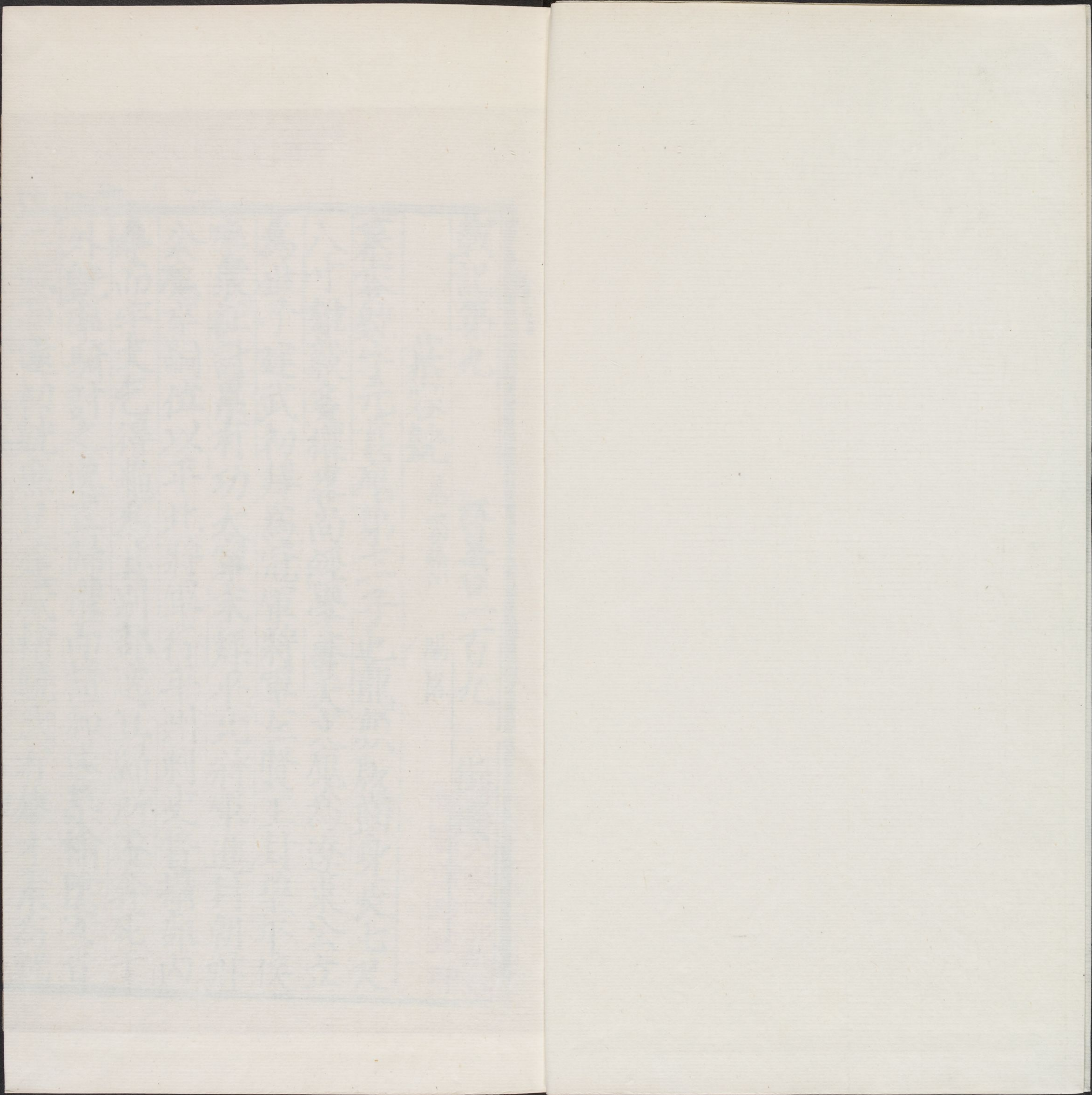
68

T 2571 / 3202c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68



載記第九

晉書一百九

御書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慕容皝

慕容皝

陽谷

慕容皝字元真廐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
八寸雄毅多權畧尚經學善天文公廐為遼東公立
為世子建武初拜為冠軍將軍左賢王封望平侯
率眾征討累有功太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
公廐卒嗣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
羣而宇文乞得龜為其別部逸豆歸所逐奔死于
外皝率騎討之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
二城而還初皝庶兄建威翰驍武有雄才素為皝

所忌母弟征虜仁質武昭並有寵於鬼虢亦不平
之及鬼卒並懼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遼仁勸昭
舉兵廢虢虢殺昭遣使接換仁之璽寶遇仁於陰
瀆仁知事發殺虢使東歸平鄆虢遣其弟建武幼
司馬收壽等討之仁盡眾距戰幼等大敗皆沒於
仁襄平令王永將軍孫機以遼東叛于虢東夷校
尉封抽護軍人逃遼東相韓矯玄菟太守高詡等
棄城奔還仁於玄菟有遼左之地自稱車騎將軍
平州刺史遼東公宇文歸沒遼及鮮卑諸部並為
之援咸和九年虢遣其司馬封外改鮮卑木場于

白狼揚威淑靈攻烏丸悉羅侯於平壤皆斬之材
官劉佩攻乙連不剋段遼逐寇徒河虢將張萌臣
擊敗之遼弟蘭與翰寇柳城都尉石琮擊敗之旬
餘蘭翰復圍柳城虢遣寧遠慕容汗及封奔等救
之虢戒汗曰賊眾氣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
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銳遣千餘
騎為前鋒而進封奔止之汗不從為蘭所敗死者
太半蘭復攻柳城為飛梯地道圍守二旬石琮躬
勒將士出擊敗之斬首千五百級蘭乃遁歸是歲
成帝遣謁者徐孟閭丘幸等持節拜虢鎮軍大將

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
一加虜故事就自江遼東剋襄平仁所署居就令
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於是斬仁
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
樂三縣而歸咸康初遣封非襲宇文別部涉奔于
大獲而還涉奔于率騎追戰于涇水又敗之就將
乘海計仁羣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就曰
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已來冰合者三矣昔漢光武
因澤沲之水以濟人悲天其或若茲其乘此而剋
之乎吾計決矣有沮沮者斬乃率三軍從昌黎踐

凌而進仁不虞就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
告仁狼狽出戰為就所擒殺仁而還立籍田於朝
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段遼遣其將李詠夜襲武
興遇雨引還都尉張萌追擊擒詠段蘭擁衆數萬
屯于曲水亭將攻柳城宇文歸入寇安晉為蘭聲
援就以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歸皆道遣封
奔空輕騎追擊敗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謂
諸將曰二虜耻無功而歸必復重至宜於柳城左
右設伏以待之遣封奔率騎潛于馬兜山諸道俄
而遼騎果至奔夾擊大敗之斬其將榮保遣兼長

史刘斌郎中令陽景送徐孟等歸于京師使其世子雋伐段遼諸城封弈攻宇文別部皆大捷而歸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後徙昌黎郡築好城於乙連東使將軍蘭勃戍之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爲勃援乙連飢甚段遼輸之粟蘭勃要擊獲之遼遣將屈雲攻與國與甄將慕容遵大戰於五官水上雲敗斬之盡俘其衆封弈等以甄任重位輕宜称燕王甄於是咸康三年僭即王位赦其境内以封弈爲國相韓壽爲司馬裴開陽騫王寓李洪杜羣宋該刘瞻石琮皇甫真陽協宋晃平熙張

泓等並爲列卿將帥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称警蹕以其妻段氏爲王后世子雋爲太子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甄以段遼屢爲邊患遣將軍宋回称藩于石季龍請師討遼季龍於是摠衆而至甄率諸軍攻遼令支以北諸城遼遺其將段蘭來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季龍至徐無遼奔密雲山季龍進入令支怒甄之不會師也進軍擊之至于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叛應季龍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甄降甄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

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二萬餘級築戍凡城而還段遼遣使詐降於季龍請兵應接季龍遣其將麻秋率眾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遼及其部眾以歸帝又遣使進甄為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萬戶持節都督單于公如故甄前軍帥慕容評敗季龍將石成等于遼西斬其將呼延晃張支掠千餘戶以歸段遼謀叛甄誅之季龍又使石成入攻凡城不剋進陷廣城甄雖稱燕

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擁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為將相乃表曰臣竊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于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為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萬機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由惑豔妻外妾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

其不才則有實憲梁冀之禍。此成敗亦既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轍。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焚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亮居元舅之酋，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今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此，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邪。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總上將昆弟，並列人臣，莫時陛下深敦渭陽，冰等宜引領，臣常謂世主若欲崇顯，豈步氏何不封以增國豐，其祿賜限其

勢，糾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噂噍何辭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變。況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以戶告。縱令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貌，又國之戚昵，理應降心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為陛下退為冰計，疾苟容之，臣坐監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今忠臣更為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深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日更處

焦爛之後耳昔主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
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故
容身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為上將夙夜
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讎內盡忠規陳力輸
誠以荅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又與水書曰君
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摠據樞機出內王命兼擁
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赫畿甸自秦漢以來
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
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壞實之所每
觀史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

之榮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為害言常
忿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一土
之封今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
之尊復何黜辱之憂乎嘗武何進好善虛已賢士
歸心雖為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驕
圖國亡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逋僭
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讎之憾寧得安枕
逍遙雅談卒歲邪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
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疆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
接刃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

粟敵人日畏我境日廣况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
豈可同年而語哉水見表及書其懼以其絕遠非
所能制遂與何充等奏聽皝稱燕王其年皝伐高
句麗王釗之盟而還明年釗遣其世子朝於皝初
段遼之敗也建成翰奔于宇文歸自以威名夙振
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歌呼歸信而不桀故
得周游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要路莫不練之
皝遣內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而已車
還以白皝曰翰欲來也乃遣車復翰弓矢天翰乃竊
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皝將圖一石氏然谷謂諸將

曰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
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
於是率騎二萬出蠡螭塞長驅至于薊城進渡武
遂津入于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二萬餘
戶使陽裕唐柱等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為龍城
縣於是成帝使兼大鴻臚郭希持節拜皝侍中大
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
諸功臣百餘人咸康七年皝遷都龍城率勁卒四
萬入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垂為
前鋒遣長史王寓等勒衆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

句麗王釗謂甄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
銳五萬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陝翰與釗戰于
木底大敗之乘勝遂入九都釗單馬而遁甄掘釗
父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
焚其宮室毀九都而歸明年釗遣使稱臣於甄貢
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國相莫淺渾伐
甄諸將請戰甄不許渾以甄為憚之荒酒縱獵不
復設備甄曰渾奢怠已甚今則可一戰矣遣翰率
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甄躬巡郡縣
勸課農桑起龍城官闕尋又率騎二萬親伐宇文

甄
甄

歸以翰及垂為前鋒歸使其騎將涉奔于盡衆距
翰甄馳遣謂翰曰奔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虜勢驕
然後取也翰曰歸之精銳盡在於此今若尅之歸
則不勞兵而滅奔于徒有虛名其實易與耳不宜
縱敵挫吾兵氣於是前戰斬奔于盡俘其衆歸遠
遁漠北甄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
黎改涉奔于城為威德城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
各有差以牧牛給貧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
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
私甄記室參軍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

賦而藏於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
者衣之飢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爲災
者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
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
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湏人不虛位度歲
入多少裁而祿之供百僚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
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
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有志
勤在公飭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以墾田不
資徵殺二千石以上數是以明章之際號次升平

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云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飢寒流
憤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畧保全一方威以殄
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強負萬里君
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墾地狹
故無田者丁有四焉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
南摧疆趙東滅句羅開境三千戶增十萬繼武闡
廣之功有高西伯宜省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
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豈失乎
善藏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矣邈者深副樂土之
望中國之人皆將壺殮奉迎石季龍誰與居乎且

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持官牛
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
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
况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
澮循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為雨水
則入於溝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白麗
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
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狹湊都城恐
方將為國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屬徙之西境諸
城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國之

晉書

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多游食不少
一夫不耕歲受其飢必取於耕者而食之一人食
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足
治致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
甚於斯其有經畧出世才無時求者自可隨湏置
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
殿下聖性寬明思言若渴故人盡芻蕘有犯無隱
前者參軍王憲大夫劉明並竭忠獻款以貢至言
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王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
於法殿下慈弘苞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

於朝其言是也。毀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猶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越，豈有得邪？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負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聰雋之路。臣之所言當也。願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淹。王憲、劉明忠臣也，願宥宥忤鱗之愆，收其藥石之

慕容銑

效。銑乃令曰：覽封託室之諫，孤實懼焉。君以黎元為國，黎元以穀為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宜以尤不脩闕者措之刑法，肅厲屬城土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陂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勲誠既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剋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學。

生不任訓教者亦除負錄夫人臣關言於人主至
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
從之王憲劉明雖其罪應禁黜亦猶孤之無大量
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
躰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賜錢五萬明宣內外有
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時有黑龍白龍
各一見于龍山甄親率群僚觀之去龍一百餘步
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甄大悅還宮
赦其境內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于山上賜
其大臣子弟為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于舊

慕容皝

官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甄雅好文
籍勸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造太上章以
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恪攻高
句麗南蘇剋之置戍而還三年遣其世子儁與恪
率騎萬七千東襲天餘剋之虜其王及部眾五萬
餘口以還甄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
擢充近侍以久旱丐百姓田租罷成周巽陽營立
等郡以勃海人為興集縣河間人為寧集縣廣平
魏郡人為興平縣東萊北海人為育黎縣吳人為
具縣慈諫燕國甄寄敗于西師將濟河見一父老服

朱友棄白馬舉手麾旣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柝
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菟馳射之馬倒
被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宮引雉屬以後事以求和
四年死在位十五年時年五十二雉僭號追謚文
明皇帝

慕容翰字元蓋鬼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畧後
臂工射膂力過人鬼甚奇之委以折衝之任行師
征伐所在有功威聲大振為遠近所憚作鎮遼東
高句麗不敢為寇善撫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于
卒伍莫不樂而從之及奔段遼深為遼所敬愛初

慕容翰

城之敗段蘭欲乘勝深入翰慮成本國之害詭說於
蘭蘭遂不進後石季龍征遼旣親將三軍略令支
以北遼議欲追之翰知旣躬自揔戎戰必剋勝乃
謂遼曰今石氏向至方對大敵不宜復以小小為
事燕主自來士馬精銳兵者凶器戰有危慮若其
失利何以南禦乎蘭怒曰吾前聽卿誑說致成今
患不復入卿計中矣乃率眾追旣蘭果大敗翰雖
處仇國因事立忠皆此類也及遼奔走翰又北投
宇文歸旣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
曰吾旣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

無為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恨不殺汝汝可
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
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鏃追騎乃散既至
旣甚加恩禮建元二年從旣討宇文歸臨陣為流
矢所中臥病積時後疾漸愈於其家中騎馬自試
或有人告翰私習騎疑為非常旣而忌之遂賜死
焉翰臨死謂使者曰翰懷疑外奔罪不容誅不能
以骸骨委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愍不賜之市
朝今日之死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據神州中原未
靖翰常剋心自誓志吞醜虜上成先王遺旨下謝

慕容翰

山海之責真不圖此心不遂沒有餘恨命也奈何仰
藥而死

陽裕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
單亮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
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
和演辟為主簿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
任石勒既剋薊城問棗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
嵩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北平陽裕幹事之才勒
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曰王公由不能任

所以為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服潛道時鮮
卑單于段春為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雅好人物
虛心延裕裕謂友人成泮曰仲尼喜佛胎之公以
匏瓜自喻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臣聖賢尚
如此况吾曹乎春今召我豈徒然哉泮曰今華夏
分崩九州幅員所及易水而已欲偃蹇考槃
以待大通音俟河之清也人壽幾何古人以為白
駒之歎少游有云郡掾足以蔭後況國相乎卿追
蹤伊孔抑亦知機其神也裕乃應之拜郎中令中
軍將軍題上鄉位歷事段氏五十其見尊重段遼

魏裕

與甄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慕容
與國世為婚姻且甄令德之主不宜連兵構怨凋
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願兩追前失通
款如初使國家有太山之安蒼生蒙息育之惠遼
不從出為燕郡太守石季龍剋令支裕以郡降拜
北平太守徵為尚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季龍也
裕以左丞領征東麻秋司馬秋敗裕為軍人所執
將詣甄甄素聞裕名即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
將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
甄甚器重之及遷都和龍裕雅有巧思甄所制城

池宮閣皆裕之規模裕雖仕黜日近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羈絕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庶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及死孰甚悼之時年六十一

載記第九

晉書一百九



載記第十

晉書一百十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慕容儁

慕容儁字宣英皝之弟二子也初廐嘗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廐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略皝為燕王拜儁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皝死永和五年儁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赦于境內是時石季龍死趙魏大亂儁將圖兼并之計以慕容

恪爲輔國將軍慕容評爲輔弼將軍陽騫爲輔義
將軍慕容垂爲前鋒都督建鋒將軍簡精卒二十
餘萬以待期是歲穆帝使謁考陳沆拜恪爲使持
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
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永制封拜一如虜虢故事
明年恪率三軍南伐出自盧龍次于無終石季龍
幽州刺史王午棄城走留其將王他守薊恪攻陷
其城斬他因而都之徙黃甯上谷人于徐無代郡
人于凡城而還及冉閔殺石祗僭稱大號遣其使
人常燁聘於恪恪引殺說下使其記室封裕詰之

慕容恪傳

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有何祥應而僭稱大
號燁曰天之所興其致不同狼烏純于三王麟龍
表于漢魏寘君應天馭歷能無祥乎且用兵弑罰
哲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魏武養於
官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遂能終成大功暴胡酷
亂蒼生屠膾寘君奮劍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
功格皇天勲侔高祖恭承胤命有何不可裕曰石
祗去歲使張舉請救云爾在襄國其言信不又聞
閔鑄金爲已象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燁曰誅
胡之日在鄴者畧無所遺爾何從而向襄國此求

救之辭耳天之神靈實在冥君且妖孽之徒欲假
竒眩衆或改作萬端以神其事寡君今已握乾符
類上帝四海懸諸掌大業集于身何所求慮而取
信此乎鑄形之事所未聞也雋既銳信舉言又欣
於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審之乃積薪置火於其
側命裕等以意喻之煒神色自若抗言曰結髮已
來尚不欺庸人况千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者使
臣所不爲也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新速以君之
大惠左右勸雋殺之雋曰亡考與交使在其間此
亦人臣常事遂赦之遣慕容恪略地中山慕容評

攻王午于魯口恪次唐城冉閔將白同中山太守侯龕
固守不下恪留其將慕容彪攻之進討常山評次
南安王午遣其將評此評評逆擊斬之侯龕踰
城出降恪進剋中山斬白同雋軍令嚴明諸將無
所犯閔章武太守賈堅率郡兵邀評戰于高城擒
堅於陣斬首三千餘級是歲丁零翟鼠及冉閔將
劉進等率其所部降于雋封鼠歸義王拜準左司
馬時鮮卑段勒初附於雋其後復叛雋遣慕容恪
及相國封弈討冉閔于安喜慕容垂討段勤于繹
幕雋如中山爲二軍声勢閔懼奔于常山恪追及

於泚水閔威名素振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師
老卒疲實爲難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
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爲三部掎角以待之
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
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君但厲卒從傍須
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剋也及戰敗之斬首七千
餘級擒閔送之斬於龍城恪也軍呼泚閔將蘇亥
遣其將金光率騎數千詣恪恪逆擊斬之亥大懼
奔于并州恪進據常山段勤懼而請降遂進攻鄴
閔將蔣幹閉城距守雋又遣慕容評等率騎一萬

卷之六

會攻鄴是時鷦巢于雋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離頂
上有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雋謂群僚曰是
何祥也咸稱鷦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
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
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
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錄以御四海者也雋覽
之大悅旣而蔣幹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慕容評
等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鄴於是羣臣
勸雋稱尊號雋答曰吾本幽漢射獵之鄉被髮左
衽之俗歷數之錄寧有分邪卿等苟相褒舉以觀

非望實具匪寡德所宜聞也慕容恪封弈討王午于
魯口降之尋而慕容評攻剋鄴城送冉閔妻子僚
屬及其文物于中山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于建
鄴雋欲神其事業言歷運在已乃詐云閔妻得之
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
大赦境內建元曰元璽署置百官以封弈為太尉
慕容恪為侍中陽鶩為尚書公皇甫真為尚書左
僕射張希為尚書右僕射宋活為中書監韓伯為
中書令其餘封授各有差追尊廆為高祖武宣皇
帝皝為太祖文明皇帝時朝廷遣使詣雋謂使

慕容

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之為中國所推已為
帝矣初石季龍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
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
咸以為雋之應也改司州為中州置司隸校尉官
羣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紀黑精之君運歷傳屬
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幟尚黑牲
牡尚玄雋從之其從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號之
日者悉增位三級派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士
賜各有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復其
子孫殿中舊人皆隨才擢叙立其妻可足渾氏為

皇后世子暉為皇太子晉寧朔將軍榮胡以彭城
魯郡叛降于雋常山人李犢聚眾數千反于普寧
壘雋遣慕容恪率眾討降之初舟閔既敗王午自
號安國王午既死呂護復襲其號保于魯口恪進
討走之遣前軍悅縮追及于野王悉降其眾姚襄
以梁國降于雋以慕容評為都督秦雍益梁江揚
荆徐兗豫十州河南諸軍事鎮于洛水慕容疆
為前鋒都督都督荆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河
南雋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為東遷互相驚
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雋曰羣小以朕東巡故

相或耳今朕既至羣小當自定然不虞之備亦不可
不為於是令內外戒嚴符生河內太守王會黎陽
太守韓高以郡歸雋晉蘭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
高柱建興太守高亮各以郡叛歸于雋初雋車騎
大將軍范陽公劉琨屯據薊城降于符氏至此率
戶二千詣薊歸罪拜後將軍高句麗王劉遣使謝
恩貢其方物雋以劍為營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
營州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雋給事黃門侍郎申
胤上言曰夫名尊禮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
不同漢以蕭曹之功有殊羣辟故劍復上殿入朝

不趨世無其功則禮宜闕也至於東宮體此為儀
魏晉因循制不納焉今皇儲過謙準同百僚禮卑
逼下有違朝式太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冠
遠游非所以辨章貴賤也祭饗朝慶宜正服衮衣
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至太陰數終黃鍾產氣
絲微於下此月閉關息旅后不省方禮記曰是月
也事欲靜君子齊戒去聲色唯周官有天子之南
郊從八能之說或以六事至靈非朝饗之節故有
樂郊之理王者慎微袖從其重則來一至闕鼓不宜
有設令之鏗鎗蓋以崇此儀二至之禮事殊餘節輿動

錄

金聲駭越神氣施之宜養實為未盡又朝服雖是
古禮絳褱始於秦漢迄于今代遂相仍準朔望正旦
乃具衮烏禮諸侯放見天子不得終事者三雨沾
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儀禮貴
適時不在過恭近以地濕不得納焉而以衮襪改
履案言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躰之間上下二
制或廢或存實乖禮意大燕受命倅蹤虞夏諸所
施行宜損益定之以為皇代求制雋曰其劔焉不
趨事下太常參議太子服衮冕冠九旒超級逼上
未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初段蘭

之子龔因丹閔之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于建鄴遣書抗中表之儀非雋正位雋遣慕容恪慕容塵討之恪既濟河龔弟顓驍勇有智計言於龔曰慕容恪善用兵加其衆旅既盛恐不可抗也若頓兵城下雖復請降懼終不聽三但固守顓請率精銳距之若其戰捷王可馳來追擊使虜匹馬無反如其敗也遽出請降不失千戶侯也龔弗從顓固請行龔怒殺之去衆三萬來距恪恪遇龔於濟水之南與戰大敗之遂斬其弟欽蓋俘其衆恪進圍廣固諸將勸恪督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

慕容恪

以剋敵有宜急而取之甚彼我勢均且有疆接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疆彼弱外無寇援力足制之者必固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今龍恩結賊黨衆未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其用之無術以致敗耳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剋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已來卒不獲寧吾每患之不覺忘寢亦何宜輕殘人命乎當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龔所署徐州刺史王騰索頭單于薛

雲降于恪段龕之被圍也遣使詣建邺請救穆帝
遣北中郎將荀羨赴之憚虜彊遷延不敢進攻破
陽都斬王騰以歸恪遂剋廣固以龕為伏順將軍
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于剡留慕容廆鎮廣固恪
振旅而歸雋太子暉死偽諡獻懷升平元年復立
次子暉為皇太子赦其境內改元曰光壽遣其撫
軍慕容垂中軍慕容慶與護軍平熙等率步騎八
萬討丁零勅勤于塞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
馬十二萬匹牛羊億餘萬初廆有駿馬曰赭白有
奇相逸力不季龍之伐棘城也孰將出避難欲乘

慕容恪馬

之馬悲鳴蹊齒人莫能近孰曰此馬見異先朝孤
常扶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龍
尋退孰益喜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雋
比之於鮑氏聽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為銘贊雋勒
其傍置之剡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匈奴單
于賀賴頭率部落三萬五千降于雋拜寧西將軍
雲中郡公處之于代郡平舒城晉太山太守諸葛
攸伐其東郡雋追慕容恪距戰王師敗績北中郎
將謝萬先據梁宋懼而遁歸恪進兵入寇河南汝
穎譙沛皆陷置守宰而還雋自別城遷于鄴赦其

境內繕脩宮殿復銅雀臺廷尉監常煒上言大燕
雖革命創制至於朝廷銓謨亦多因循魏晉唯祖
父不殮葬者獨不聽官身清朝斯誠王教之首不
刊之式然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
之約而秦人安之自頃中州喪亂連兵積年或遇
傾城之敗覆車之禍坑師沉卒往往而然孤孫焚
于十室而九垂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
成天外或便假一時或依羸博之制孝子糜身無
補順孫心喪靡及雖招魂虛葬以叙罔極之情又
禮無招葬之文令不此載若斯之流抱琳琅而無

申懷英才而不齒誠可痛也恐非明揚側陋務盡
時珍之道吳起二陳之疇終將無所展其才幹漢
祖何由免于平城之圍郅支之首何以懸于漢閣
漢案成及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惟新
之慶五六年間尋相違伐於則天之躰臣竊未安
傳曰禮循德碩儒練明刑法覽其所陳良足採也
今六合未寧喪亂未已又正當搜奇拔異之秋未
可才行兼舉且除此條聽大同更議使昌黎遼東
二郡營起鹿廟范陽燕郡構孰廟以其護軍平熙
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焉符堅平州刺史劉特率

戶五千降于雋河間李黑聚眾千餘攻畧州郡殺
東疆令衛頰雋長樂太守傅頰討斬之常山大樹
自拔根下得鏃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
玉雋以爲嶽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
之初冉閔之僭號也石季龍將李歷張平高昌等
並率其所部稱藩於雋遣子入侍既而投款建鄴
統援符堅並受爵位羈縻自固雖貢使不絕而誠
節未盡呂護之走野王也遣弟奉表謝罪於雋拜
寧南將軍河內太守又上黨馮鴛自稱太守附于
張平平屢言之雋以平故赦其罪以爲京北太守

慕容雋

護鴛亦陰通京師張平跨有新興鴈門西河太原
上黨上郡之地壘鏃三百餘胡晉十餘萬戶遂拜
置征鎮爲鼎峙之勢雋遣其司徒慕容評討平領
軍慕容根討鴛司空陽翟訢昌撫軍慕容臧攻歷
并州壘鏃降者百餘所以尚書右僕射悅縮爲安
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以撫之平所
署征西諸葛驤鎮北蘇象寧東喬庶鎮南石賢等
率壘鏃百二十八降于雋雋大悅皆復其官爵既而平
率眾二千奔于平陽鴛奔于野王歷走滎陽昌奔邵陵
悉降其眾雋於是復圖入寇燕以經略關西乃令州郡

校閱見了精覆隱漏率戶留一、餘悉發之欲使步卒
滿一百五十萬期明年大集想延臨洛陽為三方節度
武邑劉貴上書極諫陳百姓淵哭召兵非法恐人不堪
命有去朋之禍并陳時政不便十時者十有三事雋覽
而悅之付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改為三五占兵
寬戎備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鄴都是歲晉將
荀羨攻山在拔之斬雋太山太守賈堅雋青州刺
史慕容廆遣司馬悅明救之羨師敗績復陷山在
雋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由丁封其子泓為濟北
王冲為中山王讌羣臣於坐

池酒酣賦詩因談經

慕容廆

史討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顧謂羣臣曰昔魏武
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緣愛稱奇
無大雅之躰自疇亡以來孤鬚髮中白始知二主
有以而然卿等言疇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
怪將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之在東
官臣為中庶子既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
知臣聞道備無愆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
未見闕也雋曰卿言亦以過矣然試言之績曰至
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
此其二也沉毅好斷理詣無幽此其三也疾護亮

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耻下問此其
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恭讓尊
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八也
雋泣曰卿雖喪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既
不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正以世
傳授景茂幼冲器藝未舉卿以爲何如績曰皇太
子天資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闡然二闕未補雅
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爲損耳雋顧謂韓曰伯陽
之言藥石之惠汝宜戰之因向高年疾苦孤寡不
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雋夜夢石季龍齧其解寤

慕容儁

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蹋而罵之曰死胡安
敢慮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陽約數其殘酷之罪
鞭之棄于漳水諸葛攸又率水陸二萬討雋入自
石門屯于河渚攸部將匡超進據嶠嶽蕭館屯于
新柵又遣督護徐罔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爲東
西聲勢雋遣慕容評傅頰等統步騎五萬戰于東
阿王師敗績塞北七國賀蘭涉勒等皆降俄而雋
寢疾謂慕容恪曰吾所疾憊然當恐不濟脩短命
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京茂冲幼慮其未堪多
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

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不可以亂正統也雋怒曰
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
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雋曰若汝行周公之事
吾復何憂季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是
時兵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攻劫晨昏斷行於是
寬常賦設竒禁賊盜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誅
賊首木穀和等百餘人乃止升平四年雋死時年
四十二在位十一年偽謚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墓
號龍陵雋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講論不倦
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
篇性嚴重慎威儀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宴處
亦無懈怠之色云

韓恒

韓恒字景山瀋津人也父默以學行顯名恒少能
屬文師事同郡張載載竒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
尺一寸博覽經籍無所不通永嘉之亂避地遼東
鬼既逐崔杼復徙昌黎召見嘉之拜參軍事咸和
中宋該等建議以鬼立功一隅勤誠王室位卑任
重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大將軍燕王之號鬼納
之命羣寮博議咸以爲宜如該議恒駁曰自羣胡

乘間入嬰荼毒諸身蕭條無復綱紀明公忠武篤
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
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
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
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羣凶靖四海功
成之後九錫自至且要君以求寵爵者非為臣之
義也鬼不平之出為新昌今孰為鎮軍復參軍事
遷管丘太守政化大行雋為大將軍徵拜該議參
軍加揚烈將軍雋潛位將定五行次衆論紛紜恒
時疾在龍城雋召恒以決之恒未至而群臣議以

燕宜承晉為水德既而恒至言於雋曰趙有中原

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竊謂
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於易震為青龍之命
之初有龍見於都邑成龍為水德幽契之符也雋
初雖難改後終從恒議雋秘書監清河聶能聞恒
言乃歎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
後與李產俱傳東宮從太子辟入朝雋顧謂左右
曰此二傳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李產

李產字子喬沈陽人也少剛厲有志格永嘉之亂

同郡祖述擁兵部於南土力能自固產遂往依之
述素好從橫弟約有大志產微知其言乃率子弟
十數人間行還鄉里仕於石氏為本郡太守及慕容
容儁南征前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
人之祿當同其安危今若舍此節以圖存義士將
謂我何衆潰始前軍請降儁嘲之曰卿受石氏寵
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乎烈
士處身於世固當如是邪產泣曰誠知天命有歸
非微臣所抗然大馬為主豈忘自効但以孤窮勢
蹙致力無術僂歸死實非誠款儁望嘉其慷慨顧

薛明 李產

謂左右曰此真長者也乃擢用之歷位尚書性剛正
好直言每至進見未嘗不論朝政之得失同輩咸
憚焉儁亦敬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
拜太子太保謂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
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
也固辭而歸死於家子績

產子績

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為郡
功曹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飢餓軍
供有闕季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

裔與寇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
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効命非唯爲國亦自求
寧雖身膏草野猶甘爲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
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困弊方屈無所取濟逋廢之
罪情在可矜李龍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怒之於
是太守獲免刺史王午辟爲主簿雋之南征也隨
午奔曹口鄧恂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
雖在此終不爲用方爲人患午曰績於喪亂之中
損家立我情節之重有侔古烈若懷嫌害之必駭
衆望恂乃止午恐績終爲恂所害乃資遣之及到

李產產子績

雋責其背親後至績答曰臣聞豫讓報智伯仇稱
于前史旣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
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也雋曰此亦事上之一節
耳累遷太子中庶子及暉立慕容恪欲以績爲尚
書右僕射暉憾績往言不許恪屢請乃謂恪曰萬
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暉請獨裁績遂憂死

載記第十

晉書一百十

